

繪
扉
奏
草

續蘇秦草卷之二

辭內閣疏

奏爲恩隆任重自揣不堪懇乞

聖明俯允控辭以安愚分事接待吏部咨文爲會
推閣臣事奉

聖旨于慎行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葉向高李廷
機陞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慎行向高便
差官行取來京俱入閣同錫爵等辦事欽此隨
望

闕叩頭謝恩外念臣一介書生倖陪詞苑薦居

清秩遂晉貳卿素無尺寸之長可自表見又
乏分毫之効少報恩私卽如詞臣尋常職業
編摩讐校之類臣亦無有可謂至愚極陋無
足比數者矣不意廷臣之過舉伏蒙

聖主之殊知拔自留曹俾叅政地凡在紳弁孰不
慶其遭逢少有心胸能自忘于報稱而臣揣
分增慙量能滋懼

高天厚地既頂踵以難酬策蹇鞭駑雖馳驅其何
補况當國家多事之日而肩重任更易招
覆餗之尤以仁賢久滯之秋而先竊高位必

復來維鵠之誚臣之日夜凌兢再三籌度真有難覲顏以就列者萬不敢爲謙讓之虛辭以仰瀆

君父之清聽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俯容辭免庶

皇上年來其難其慎之心不囚臣而有誤而愚臣生平知止知足之念亦賴此而少安矣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閎深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

解內閣第二疏

奏爲

天恩隆重愧悚彌深再瀝悃誠仰祈

俞免事該臣於六月二十一日具疏辭免

新命隨於七月初五日接吏部咨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閎深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欽此又先於閏六月十二日行人司行人
王孟震奉

命到南京取臣入閣臣一介孤蹤頻承

寬命義當奔走仰答

愚私惟是昔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以臣自度
藏拙于優閒之曹避紛于恬寂之境雍容奉
職無所短長是臣之所能也處之以艱大而
不驚當之以震撼而不動深謨紆畫佐謀斷
而臻蕩平是臣之所不能也審分量之大小
度進退之所宜見可知難身名母隕是臣雖
不能尚可勉而能也今

聖主之更化方殷海內之望治尤急安危否泰正
在茲日所以上寬

聖慮下慰群情惟二三元僚是賴而使庸劣如臣
者參陪其間安能勝其任哉至當育雖未滿

柳易零是臣一身之私不敢爲

君父告者伏望

聖明量臣愚分鑒臣微誠收回

成命毋強臣以所不能以貽他日之悔生成造就
之鴻恩更有深于拔擢之外矣臣不勝感激
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學行素著人望允孚政本之司朕特簡畀
宜遵命速來佐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入閣謝

恩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臣于本月十三日見

朝次日報名謝

恩仍候面

恩該內閣照例題請到任奉

聖旨知道了着卽入閣辦事欽此臣謹于二十五

日

奏草

卷二

五

午門前謝恩卽到任辦事訖伏念臣詞林下品
留省疎蹤方圖田野之安久無雲霄之夢誤
蒙

聖主破格登庸益自二百年來自南曹而叅

密勿僅一再見臣之遭逢可謂奇矣夫有非常之
遇則必有非常之報而臣內省行能茫無以
稱惟是勉竭庸愚母孤任使時事之扞格何
以幹旋人情之參商何以調輯朝何以無曠
位野何以無遺賢種種隱憂形諸章疏者何
以消弭此臣之所願從二三臣後而自效其

萬一者也至于營身肥家徇私罔上以成心而違衆以勝心而敗群以名心而要譽以黨心而植交以患得患失心而固位負

聖主之虛懷犯萬世之公論少有人心必不出此此臣之所自盟寸衷而欲質于鬼神者也臣之來也實與同官臣于慎行偕慎行

謝惟舊臣赤忠自矢志未及酬奄然淪謝而臣幸以多病殘軀猶存視息

天恩難報每顧影以自憐人命幾何益傷心而滋懼不乘蒲柳之未零及犬馬之能效而勉自

策勵乃碌碌奄奄甘同朽腐豈但

若父之罪人抑亦生成之棄物矣臣雖至愚亦知
辨此伏望

聖明俯鑒微誠時垂宸慮念今日政地最爲難居
思天下人心豈容久失事事母至于壅格言
言必是諸施行在

皇上不過復初年之恒規便是登三咸五之業使
臣等不過修向時之常職已免尸位曠官之
咎此則

聖心一念轉移間而愚臣不勝其欸欸者也臣無

任感激仰望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忠愛懇切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道

入閣讓名次疏

奏爲同官名次先後未安懇乞

聖明俯賜裁定以便供職事臣以庸愚誤蒙

簡擢再奉

溫綸促令趨赴臣感激

天恩冒昧前來已經連日見朝謝

恩外有同官臣李廷機以前者

欽點名大臣偶在前途欲遽此爲先後之序惟廷

機資俸向在臣前臣又生平所嚴事不敢以

雁行進者今受事已五閱月而臣新從外來

顧偃然躡而先之非但心所不安抑亦義必不可負乘之愧方深凌節之咎滋甚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伏望

聖明特賜

欽定使臣得追隨廷機之後庶于事體妥便而愚分亦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聖旨覽卿奏具見謙讓准列名在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惟發考選揭

臣等爲考選科道一事於前月二十二日本月初三月初七日連催三次煩聒之罪委無所逃臣等亦欲無言以俟

宸斷但今科道乏人萬分難處非如向時猶可設法那移延挨時日事勢已窮人情騰沸咸歸罪臣等無以自解大

皇上以臣等爲股肱而耳目盡廢則股肱之用將安所施臣等仰

皇上如天地而閉塞日深則天地之仁亦何由顯

萬不得已冒死竭誠瀆懇

皇上廓天地之仁使臣等得少效股肱之力以報
答萬一如使微誠必不能動

天亦望

皇上俯垂體恤容臣等自審去就毋致曠厥以叢
罪責亦厚幸矣臣等區區一念委非爲一身
計毀譽爲諸臣求官爵實以朝綱政體關係
非輕歲迫年終晷刻雖緩情急詞窮伏望
聖明憐而察之臣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請教習揭

臣等竊念庶吉士考選已經半載得

旨亦已三月其教習官員臣等推舉得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蕭雲舉量陞禮部右
侍郎掌翰林院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王圖量陞詹事兼官各照舊俱堪教習久
未奉

命今歲序更新尋常庶民之家亦開塾延師而作
養人才爲

聖明加意簡遴一時稱爲得士豈可蹉跎歲月使

被選諸臣徒蒙拔擢之恩而失進脩之益乎
至于翰林院爲文學侍從之臣職務清要掌
院爲之統率必不可缺今院篆久虛百凡不
便統率

聖明聖賜檢校使視篆何人而庶百士學業不致
曠廢實今日一急務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十二日

請東宮開講揭

臣等于是月十二日以

皇太子講學日期上請十七日復進一揭中間
又以爲言俱未蒙

批發惟

皇太子輟講業已三年人情惶惶咸謂

元良國本學業久曠甚非所以開廓聰明增修
德美杜宴安之萌而防私昵之累也

皇上慈愛天成垂訓貽謀無所不至豈其于此曾
不慮及而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荏苒蹉跎若

視爲不急之務臣等愚衷誠竊惑之今節假已過轉眼仲春萬無尚不開講之理伏望聖明于臣等前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內

欽定一日其

福王講讀亦于是日同舉臣等不勝悚息仰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

催請各項揭

臣等自歲裡至今連揭催請各項緊要事務
並未蒙

批發今正月又將過矣豈以其事之尚可延遲耶
則上聞

國本下切治幾人心企望如焦如焚口語傳流
如沸如羹殆不容一日遲也豈以爲臣等之
言爲無當耶則天縱

聖明萬幾久熟其于治亂安危之故用人行行政之
宜寧有一毫能逃

聖鑒誰敢以無當不急之言而煩聒也蓋

聖主之意真淵微而難窺而臣等之愚益惶惑而莫措矣目前急務甚多臣等前此或併請或分請然併請則恐其泛分請又恐其煩今謹擇其最急者開列數款伏祈

聖明次第施行毋再遲緩或

聖意有所可否亦乞

明示臣等以豁其愚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一日講起居注官久缺臣等前推堪任各官

伏乞

批發

一東宮開講臣等前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
今已無及容臣等另擇吉日上請卽

賜允行其前侍班等官併乞

批發

一庶吉士教習并掌翰林院印信官伏乞

批發

一吏部考選科道本伏乞

批發

一吏部會推兩京六部尚書侍郎及都察院

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貴州雲南各巡撫
本伏乞

此發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條陳用人理財疏

奏爲

天恩隆重報稱未能謹述當今第一急務少效愚
忠仰祈

採擇事臣以一介監儒誤蒙

任使當瞻

天就日之始宜有一言川備先資而臣自揣智識
短淺不敢輕言忝從二臣後有當言者皆公
共奏揭又無庸私言

皇上天縱聖明

宸衷默運方自爲旋轉臣亦可以無言乃入春以
來政務愈塞

天聽日高臣碌碌出入未有分毫可以報稱揆之
私心終難泯默蓋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
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
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爲天下國家者今日
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
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
常經年曠業

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強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資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劄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
聖心于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懸
缺許多亦未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卽一事
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
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操舟
順水安流篙師舵工或不必盡具至於急浪
驚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
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
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

得假以市恩所以重靳不知爵位官職皆出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此

聖明簡用不問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財今日在廷諸臣頗知導

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訾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爲此以推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厲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

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况人品
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
亦有身受

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繁
以嗜進疑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
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正由于不用如其用
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
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

則更有可慮者太倉積儲盡矣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卽大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涸轍之鮒日望救于西江無米之炊徒興嗟于巧婦

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如是之困苦危急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者

聖心于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

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況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爲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以臣妾億兆富有四海窮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滕餽此何貴于萬乘而母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朘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然今

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卽悲逃徙
無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剝肉醫瘡以
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輒疾首蹙額怨詈守
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卽卒然有
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調
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
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
捉襟露肘卽臣在留曹曾署戶工二部戶部
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
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

甚夫酌行潦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
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
至相與諍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
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
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者而
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
今虜酋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黠日甚
雖

聖明在御恩威懼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庾
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

平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
此皆藉

皇上威靈懷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
今滇南叛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
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
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臣
之來天下人見

皇上拔臣于疎遠之中以爲曠世遭逢必有一番
聽用一番感格臣亦廩廩兢兢板濯振奮

恐以不肖之心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目見

朝端景象空虛若此竊謂處

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岌岌

皇皇之慮心切惜之日迫隨二臣見其蒿目

焦心殷憂積念諸所揭請肝胆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

東宮閒講之期頻煩懇賣皆不得報每相對嘆

息以爲居如此高位受如此

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天顏退不能發舒悃款每日所供不過稟擬尋常
一二套數本章以爲職業心竊愧之臣至愚
極陋雖欲效芻蕘之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
人理財二事妄意

聖心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
其私衷忖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

國家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若只爲諸臣一身計
進退用舍爲侍籌主計之臣較尋常盈虛出
入則臣萬不敢以此輕賣

君上自取煩聒之罪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
所推

日講

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次
第檢發令其供事仍

勅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少作何處補何事
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上供
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匱竭之病爲之
一瘳而太平之業可立致矣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催發考選揭

臣等竊見考選科道一事臣等以事屬喫緊
不得不言職居輔導不敢不言相與竭誠具
揭上請者至頻數矣迄今新年又復三月朝
夕翹跂未奉

綸音

聖意淵微不惟中外諸臣不知臣等備員密勿而
愚昧淺闇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伏乞

皇上亟賜裁斷完此一事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

易堂
卷二
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請發給建寧府屬建寧府

兵部題覆建寧府屬建寧府所奏建州夷酋騎
橫事情臣等曾經擬具恭候

聖裁今已七八日未蒙

發下臣等子細訪得此酋桀黠非常雄行日甚旁
近諸夷多被吞併其馬步精兵約有六萬餘
人恃強不貢已經二年又勒買參斤多索車
價去歲通事官前去講說乃將步兵三萬騎
兵三萬盡出擺陣以威示之其驕橫如此遼
陽凋敝之區兵食俱訕一旦內犯何以支吾

自非

天語叮嚀督撫諸臣亟行計議振刷脩舉則人皆
玩愒邊事益不可爲矣近來疆場日見多事
滇南叛夷尚未戡定交南遺孽又復內侵至
于建州去京師甚近肩背之患更爲可虞臣
等日夜撓惶不勝憂慮伏望

聖明速將前疏省發以便遵行臣不勝激切祈懇
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請處置錢糧摺

臣等接得戶部尚書趙世卿揭帖備陳財用
出人之數與課額虧損之由條分縷析至爲
明白臣等平日雖知府庫空虛尚不知其窮
迫之狀一至于此讀未及終已心寒股栗凜
然若不可一朝居一息寧者其中關係最大
最緊又最難處無如邊餉此三軍之命難緩
須臾而舊歲所欠已百二十餘萬歲甚一歲
將何以支細稽餉額在隆慶初年僅二百餘
萬漸次加增至于今日遂幾四百萬而各邊

一有事端又輒求增兵增餉不知隆慶以前虜未款貢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有餉有兵及至有事何以又不足用若不嚴行稽覈將來流弊莫知紀極而邊事愈壞矣至于

宮中買辦歲進二十萬以十歲計之則二百萬其他一切慶賞禮儀等項故事取之于該監者今皆責之該部無名之供無例之取無額設之錢糧苟非鬼運神輸從何措辦而自礦稅設立以來各處正供多被侵削鹽課壅滯

關征減少曾未十年其所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即使管仲劉晏主計待籌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人臣事主凡有可爲皆當竭心力拚性命惟此一事縱欲捐軀盡力亦無所濟自非

皇上加意留心振刷節省與天下更始則惟存坐觀其弊而已今計臣窮苦稱病杜門爲日已久誠宜

下明旨督其速出與九卿科道悉心計議嚴責邊臣將兵餉稽查痛革年來虛冒剋剝之弊其

買辦上供錢糧一槩停止卽稅使未能盡罷亦當權其利害最重如遼東雲南有事之處先行撤回則天下事尚不至于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乎抑臣等猶有請焉唐憲宗嘗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而謂宰相李絳曰朕所以惡衣非食蓄聚財貨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蓋英斷之君識度卓越如此史臣書其事以爲美譚今虜情叵測邊餉急在目前滇事未平軍需不容少緩各處錢糧校括無餘那借已盡惟願

皇上慨然發內帑所積以解枵腹之危救燃眉之患使萬口同聲歡傳

聖德卽唐宗不敢望焉此尤臣等與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請發考選揭

臣等以考選一事陳竇至十餘次未蒙

聽納方當引罪自責豈敢復言但今事勢窮迫已
至萬分臣等備員輔弼入則愧心出則赧顏
自非懇求

君父計將何之今御史在內只有二人南京科道
各止一人各省各差大半闕乏而廣西且曠
至數年廣東遼東皆目前有事無人彈壓遼
東以奴酋驕橫邊備空虛需人尤急若復因
循不補恐紀綱法度日益凌遲禍亂之生又

有不正如近日所奏報者頃

皇上于臣及兵部之請皆

允檢發今又數時矣又有繼請者矣中外之望日切一日

皇上之聽日煩一日天下之事日壞一日臣等區區血誠萬難自己故復冒昧陳瀆若有一毫市恩沽名之心則得罪于

皇上得罪于神明臣等雖愚必不敢出此伏望聖明憐察施行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乞休第一疏

奏爲殷憂日甚贊理無能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免曠瘝亟採讜言圖修實政事
臣以樸鄙下材濫膺

簡命備員伴食數月于茲雖兢兢飭勵不敢苟且
以負

恩私而行能淺薄才質疎庸實無尺寸分毫可裨
萬一每見大小臣僚條陳時事岌岌皇皇有
禍亂之憂輒慨然太息事

聖明之君叅輔弼之任而坐觀世界如此能不愧

心頃接吏科給事中姚士慎揭帖臚列中外
危困情形更爲深切而望臣等以轉移之術
死生去就之爭概其所言皆臣之所欲言其
所望臣尤臣之所展轉反側于衷圖之而不
得其方憂之而莫訴其苦者臣書生也不習
今事頗知古事古來致亂之故多矣然未有
上下隔絕中外乖離處處隱憂人人語難如
今日者十餘年間亂端數見皆幸而無事今
西南東北夷釁並興建州遺孽尤稱雄黠道
路流傳甚有侮慢窺伺之意加之稅使誅求

邊人憤控訴無門勢將走虜外訐內叛將
何以支

國家大計不過兵食兩端今日自京營以至九
邊兵籍雖存空名無用每名額餉又苦不敷
遼薊宣雲之間流言四布邊臣拊膺計臣束手
累疏籲天終不得請此何等事而泄泄若是
大臣言官所稱股肱耳目不可一日無者
今九列共止數人又強半卧病御史闔署止
有二人巡差半闕綱紀陵遲向日擯廢諸臣
老死牖下茫無

賜環之期

皇上試思一旦有事中外何人可以倚仗何項錢糧可以動支何處兵馬可以殺賊何方百姓知感

朝廷恩德可以得其死力念及于此豈不寒心往嘉靖時倭以數千之衆蹂躪東南竭天下之力更十餘載而後撲滅虜一闖郊關

肅皇坐齋宮召問群臣禦虜方畧皆莫能置對勤王之兵糜集城下而不敢發一矢維時公私荒矣法令脩明軍實未墮庶官無闕而狼狽

已若此矣使在今日又當何如

端拱穆清所托重恃力實臣等二三人天下
人鬱結無聊不能自通延頸跂足望有幹旋
亦惟臣等二三人臣初至時二臣喜臣之來
謂如車之有輔家之有亞旅相與計畫回
天殷勤補牘意氣甚銳顧未幾而臣賡以病告矣
今臣延機又求去矣豈無戀

主之心豈無報恩之念而忽然若是則二臣之苦
心與臣之薄劣無足爲二臣助亦槩可見夫
爲臣子而避怨辭艱惟身名是恤固義之所

不敢出也若不量時度力隱忍浮沈以負恩
誤國亦心之所甚不安也以臣自度積誠感
悟力所不能票擬尋常無須贊助臣之當去
固已百倍于二臣矣而又多病蚤衰瘍疾痛
楚每一溺血輒至數升黽勉出入非但無顏
亦終顛仆伏孳

聖明憐察下情允其休致母使遷延日久罪戾愈
深臣之幸也至于

軫念時艱咨諏衆正弘開聽納之途亟講綢繆之
策以維

宗社萬年基業則臣雖旦夕去國有餘寵焉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况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卽出贊襄母得介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二疏

奏爲天語彌溫臣心滋愧再瀝悃誠懇祈罷免
事臣以贊理無能自求休致奉

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况今國家多事之時
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卽出贊襄毋得介懷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奉

溫綸祗承無地感極涕零莫知所報惟臣求去之
意實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
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覆思維不
能安處初不因士慎之言而萌此念也下情

未伸愈增鬱結憂愁困苦生意稿然卽欲扶
病入直而

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臣曰庶官曠矣職何
以脩計臣問臣曰邊軍噪矣餉何以處臺臣
問臣曰憲署空矣要緊各差急何以應諸如
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卽
臣自忖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
臣乎人情有所冀而不得必有後言矧合天
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盡
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副疑端一啓則猶

度滋多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二臣既已堅
卧而欲使臣以孑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望
履影無信呼

天無門臣誠莫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
報

主酬知臣待來世惟望

皇上哀臣憐臣亟

賜臣歸臣卽身先朝露敢忘

聖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補官考選等事俟朕詳

覽裁度檢發因推官考選時言公言私煩賣聒
激故此遲疑方今國家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
匡濟豈可怱然求去宜卽出入閣辦事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奉

旨入直獨

臣自審庸劣無以報

國適因困苦遂欲乞身伏蒙

皇上再發溫綸諭以卽出而又明示以考選補官
遲疑之故凡此檢發臣感激

天恩不敢再辭無以二臣方杜門候

旨閣直久虛臣萬不得已於今蚤

廷見謝

恩入閣辦事惟是二臣未出則機務殷繁旣非臣

愚之所能獨當庶政未脩則物情迫切又非臣力之所能獨副碌碌因循必將隕越此臣所以雖黽勉承命而尤不勝其恐懼之私者也惟望

聖意軫念時艱亟頒

明旨將補官考選諸疏次第檢發如中有遲疑特加乾斷誰敢不服仍

諭二臣蚤出供事庶臣得有所憑藉追隨少效犬馬之力而于罪戾亦稍逭矣臣不勝感戴懇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入閣贊襄朕心忻慰其補官考選
等知道了候旨次第檢發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請同官入直局

項臣廢臣廷機俱以人言求去只臣一人在
閣辦事竊念政本重地關係匪輕每日票擬
多軍國大計一有差錯非但不便施行卽傳
之四方亦爲不雅臣本書生受事日淺朝綱
政務夙未練習若非二臣領袖差錯之愆勢
必不免臣不足惜其如誤國家之事失
朝廷之體何哉今二臣已奉

旨慰留更望

聖明諭令卽出母杜門日久以致誤事或

仍從二臣所請寬鄭振先范汝梓之罪以安其心而速其出尤甚便也至于票擬一事從來皆首臣主張其餘協贊惟首臣請告則在直者暫爲代擬間有重大事情仍送首臣詳定此舊例也自二臣被言臣賡遂具揭將一應本章令臣擬票臣雖冒昧供役心甚不安蓋母諭差錯可虞而于事體亦甚戾矣伏望

聖明并諭臣賡仍舊擬票其諸尋常事務可以代擬者臣方在直自不敢辭亦彼此相成之誼也年來治理雍塞凡百艱難舉往時朝夕

報之常規今皆成轉日回天之事業人情嚶
嚶申外交責臣等欲辭不可欲爲不能跼天
跼地無以自容度日俟時將何爲計雖有慷慨
報

主之熱心亦至是而寒雖有貪戀富貴之俗心亦
至是而淡二臣對臣每相憐相戒毋相留行
臣同官同好豈不相信而敢復以此相苦良
以

機務所關不容漫視先公事而後私情臣固籌之
審矣伏望

聖明察臣萬不得已之情曲念所以留二臣之道
將緊要本章如補官考選等事屢允檢發者
亟賜施行毋復遲疑以虛

明旨卽臣等一息尚存敢忘圖報臣不勝激切祈
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請處邊餉劄

臣等竊見近日各邊疏請兵餉皆情詞危急而勦遼宜大尤連章累牘訴苦告窮心欲嘔面語欲涕凡在聽聞無不動念臣等子細詢訪皆云邊軍無糧日久盡向撫鎮司道及管糧郎中環擁泣告各官懼其爲變多方曉諭使之安心而曠日經時未見給發終難以望梅畫餅之空譚而安枵腹待哺之戎伍鼓譟之禍匪朝伊夕無之黑虜窺邊累謀人犯近日喜烽口諸處警報屢聞凡此饑軍豈堪防

禦雖欲督率誰肯向前昨見宣府撫臣楊帖
又謂將今歲市賞之費那借給軍轉盼秋初
又當開市竝無別項錢糧可以抵補犬羊之
性易動難馴市賞無資將何撫馭邊疆之釁
始有不可言者矣似此事情皆安危所係急
於燃眉寧容泄泄坐觀不爲之所伏望

聖明檢發督撫諸臣之疏

勅下戶部令尚書趙世卿速出會九卿科道從長
計議如何那借以救目前如何區畫以垂永
遠斟酌上請恭候

聖裁是今日萬分難緩之急務也臣等伶仃困苦
力盡計窮敢謂微言足回

天聽惟是安危大計不終不言萬口沸騰歸罪臣
等亦不容不言仰祈

聖慈俯垂憐察臣等不勝悚息懇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請處分遼事揭

臣等頃接剿遼督臣及順天撫臣各揭帖報稱山海關內外軍民因遼東軍變阻絕糧食怨恨高淮平日暴虐聚衆數千攻圍稅府高淮窘急率領夷丁劫挾管關李主事王通判護送逃回軍民洶洶陽雖解散陰尚結聯難以撫釋等因臣等見之不勝駭懼竊惟高淮罪惡

聖心洞鑒今既逃回則雖欲爲暴于地方亦不可得自當靜聽

奏草

卷二

三九

皇上之處分臣等不敢屢瀆惟是遼東一百三十
七城堡十餘萬軍數十萬百姓處處沸騰人
人疑懼若非

亟頒明詔開示慰安彼將謂

朝廷不察其枉尚欲深求訛言震驚何所不至蕪
之黠虜狡夷聞我內讟必相煽誘我之軍民
計出無聊必圖外向一夫倡謀萬衆響應竊
恐全遼之地非復國家有矣其爲

宗社之禍尚恐言戢夫激變之事盛世所不宜聞
一之爲甚而况三四个遼東之變不數月間

一見于前屯再見于松山三見于廣寧四見于山海關勢愈猖狂地愈迫近燃眉剝膚未足云急尚可置之問問付之于不足問哉又各鎮額糧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萬無可緩之理今戶部不敢問及

內帑只借工部太僕寺銀兩以救目前而疏復留中屢請不發以此饑軍合于亂衆臣等更不知其禍之所終極也今謹擬勅一道請皇上裁改亟發該部轉行地方以安民心仍乞檢發戶部借餉前疏

特賜施行庶軍食少克而戎伍亦戢矣此安危大計間不容緩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等不勝喘息稽首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請同官入直揭

臣惟臣廢臣廷機杜門日久頃雖奉

旨慰留而二臣尚未卽出臣隻身入直孑然無侶
兼以痔瘍苦楚溺血淋漓委頓呻吟幾無生
趣

皇上柰何以綸扉重地使一憂庸書生支離蹙蹙
于其間耶今封疆多事警報時聞遼左軍民
激變未靖糧餉久缺戎伍沸騰督撫諸臣移
書告急者日三四至其言皆如蹈湯火望人
拯救似此景象固非二臣堅卧之時矣况自

臣一人入直已再旬餘

綸音愈疎庶政愈壅非但考選等事唇焦舌敝望
眼徒穿卽其他章疏稍有關係者皆一槩

留中臣之劣罪已自畢見若非二臣速出夾輔將
見

朝綱政體日壞一日臣之罪過日增一日少有人
心能不愧懼此臣之所以切望二臣以日
爲歲者也臣每接諸臣疏揭多爲臣等忠告
其淺者則望以補牘聞陳其深者則望以積
誠感動臣聞陳無效感動未能情急計窮不

于此時號呼曰更將何冀伏望

皇上聖諭臣臣促其速出左提右挈天下事或尚可爲臣臣遲則協臣臣退則止足不至孟浪悠悠負

恩誤國其幸大矣臣臣不勝悚息稽首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封還楊少宰求去疏牒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令臣擬票臣觀本
中稱科臣宋一韓所論新推雲南巡撫薛夢
雷乃係彼中士民公舉及自請給假等因臣
與夢雷同鄉跡涉嫌疑不敢擅擬而臣廢臣
廷機亦杜門日久臣不能強當候

聖明裁斷以服人心至于時喬清謹

皇上所素知目下大選會推事急亦應候

聖明裁定以便遵行但臣又恐過煩

聖心謹擬一票不知當否統乞

上裁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敕三司知非才獨

臣等間有

旨以高淮奏同知王邦才貪酷殘害遂殺稅使劫攘錢糧等情遂

命錦衣衛差官校械來京究問仍令督撫官嚴追錢糧解進濟工匠等聞之不勝驚駭王邦才之事臣等一時不能究其原由但自高淮取回中外歡呼謂遼人方有更生之望而猶恐其疑懼未釋地方官難以諭解臣等方請聖明亟下德音安此反側今一聞官校入境數十

萬軍民必謂

皇上震怒不赦其罪其爲叛亂萬萬無疑况遼東殘弊之區被高淮剝削十室九空淮之錢糧已盡搬回毫無遺失乃反令嚴追賠補剗肉剝膚終不可得徒促之使亂耳此

旨必行則禍變之生必在旦夕遼東一鎮必非國家之有他日縱費千百萬錢糧亦難收復此臣等之所痛悼而萬不容已於言者也伏望聖明亟將

明旨收回毋使傳布以搖人心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論時宰

奏爲感觸近事敬達愚衷仰祈

聖鑒以重收機事臣人直無事日取

皇上御極以來

起居注莊誦繙閱至萬曆十六七年以後大半皆

閣臣辨謗之章與

皇上慰留之旨蓋二十年間惟臣王家屏以忤

旨蚤歸免于人言其餘無一得免臣不覺喟然嘆

曰政本重地輔弼重臣而蹈瑕蒙詬一至於

此豈

聖代之光國家之福哉已而思之諸臣雖品格不
同行業各異然豈無忠貞端亮足任股肱謹
慎小心能自愛惜而槩罹口語動涉風波其
故謂何于是反覆惟尋窮極原委乃知諸臣
之志實不得行而天下之議實有所由起而
難于自白也其所由起者雖多然其大端不
過曰章疏停留人才壅滯夫章疏者下情之
所由達上意之所由宣譬如人之有口有語
言不可啞啞若章疏停留則上下隔絕無以
自通而輔臣者身處禁近爲朝廷腹心若不

爲之通其塞而達其情則凡有結轡湮鬱孰
不怨尤而彼此猜度如人行暗中轉相摸索
此議論之必不能免者也至于人才則人主
所恃以分猷共理以治安天下譬如人之有
口鼻耳目手足有一不備不可以爲人若人
才壅滯則天下事誰爲效力彼高之懷忠抱
猷思自表見下之欲竊升斗以自潤者皆不
得售而輔臣者方然高官厚祿自處于尊
撫之地人孰能甘此亦議論之必不免者也
更有大者自古人臣或事庸常之主則人尚

能相亮以爲轉移匡救之無機又或信任不專禮貌衰減則已亦可自委以爲方枘圓鑿之難入今我

皇上總攬乾綱恢弘治理

神聖英明之質固三代以後之所無其敬禮輔臣推心寄腹三至之杼不投十行之札時下元首股肱之誼亦三代以後之所無夫事如此之

若蒙如此之眷遇而欲曉曉自白于人曰吾力不能爲非但心有不忍卽天下後世之人誰肯

行之無可奈何于是自安曰臣子職分爲君父任勞任怨而已無恤身名而已夫怨謗在臣子而有益于

君父此固所恃也而求也苟以臣子之怨謗而反累

君父之焦勞則何如無怨無謗之爲愈乎若無恤身名則亦萬不得已之說非出于本心今有人譽臣口忠

君愛國無負

眷知臣雖不敢謂然而于心實願之也有人訾臣

曰碌碌浮沈負

君誤國臣雖不敢謂不然而于心實不願也夫豈獨臣卽

皇上之溫綸重疊褒嘉臣等固亦爲其身名計矣皇上欲予臣等以名而臣等乃不能竭力效忠以二帝三王之名歸之

皇上此尤天下之責望而議論之必不免者也天子之威令無所不行而獨于衆口衆心有所不能奪

皇上試思二十年來爲輔臣費多少周旋用多少

氣力而輔臣終不能自脫于是非毀譽之場
雍容于進退去留之際而彼其求多于輔臣
者天下且群然譽之爲慷慨爲敢言往者毋
論卽今日臣所追隨之二臣其人品行業豈
不卓然足爲一代之鴻鉅亦豈不灼然見信
乎

聖心而頃者之被言天下人莫敢爲白顧反連章
累牘爲言者左袒此何故也天下人以回天
轉日之事盡責之輔臣而輔臣處勢之艱難
情事之困苦人固不能盡知卽知之而亦不

相恕也以臣愚慮今日事勢已當極屯極否之時苟非有所改絃易轍以少厭塞天下之望而稍平其情則此地必不可居此官必不可爲徒使臣等怨集謗興身敗名滅終無補于國家之分毫且有大損卽臣等不足顧惜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臣才質駑下視從前諸臣萬不及一積愆叢詬當又甚焉每私自念天下之愛臣等者無過于

皇上臣等苟有苦情不以訴于

皇上更將何處訴之今日時事之緊急人情之所洶

海內臣民等者皆在

聖心無俟臣言

皇上誠體然行一事則為臣等減一事之紛紜早
一日則為臣等減一日之罪過非為臣等計
乃所以為天下國家計也至若臣等之矢心
竭慮營職奉公庶幾不至顛覆隕越以辱
皇上簡用寵擢之盛心則尤所日夜兢兢不容自
弛者矣伏望

聖明俯垂矜察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